

傳奇和尚

李熏陶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傳奇和尚

李熏陶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传 奇 和 尚

李熙海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26,000 印数：1—7,500

ISBN 7—5404—0757—3

I·608 定价：2.20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日本鬼疯狂扫荡新路镇 马和尚奋勇杀敌青石亭	 (5)
第二回	五壮士擒贼巧会土地庙 众英雄敌血聚义武威山	 (18)
第三回	何口乌逃命窜进尼庵院 马和尚追踪误陷日军营	 (31)
第四回	猛和尚峡谷求医遇敌探 俏尼姑飞刀救友斩鬼头	 (40)
第五回	潭衡路和尚奋勇夺军车 湘水边尼姑巧计打敌船	 (53)
第六回	马和尚刺血清罪慰伤员 吴教官联合抗日献俘虏	 (69)
第七回	探民情百姓笑迎飞龙队 救人命僧尼怒斥挺进军	 (83)
第八回	夺秋收鬼子增兵潭衡路 战重围神炮怒吼小屏山	 (102)

第九回	突敌围英雄愤洒英雄血..... 设良计鬼子自打鬼子兵	(117)
第十回	祭英烈佛国禅林竖丰碑..... 探虎穴和尚尼姑惩敌顽	(134)
第十一回	结鸾俦尼姑和尚成双对..... 闹喜堂痴男怨女哭单身	(159)
尾 声		(175)

引 子

每当人们提起“传奇和尚”，总要翘起大拇指称赞一番南岳高僧林一和他的高足弟子马伏；

每当人们夸起“风流尼姑”，不外乎是香火老尼，和两位漂亮小尼燕姑、秀姑。

说是“传奇”，无非是讲故事情节离奇古怪，人物行为不同凡响；可“风流”呢？一时很难定论。是讲尼姑放浪风骚，恋和尚，想情侣，偷汉子？还是夸她们有才华、有文采呢？也许指的是第二种情况，也许两者兼备。

尼姑总是人嘛，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七情六欲人皆有之。难道她们不同？不。只是她们都成了“苦行”女，欲火冲上，强压下去罢了。俗话说：“小尼姑念经，有口哪有心。”她们的心跑到哪里去了呢？春心动也，飞到和尚身边去了。她们暗地自悲自叹：“唉！红颜薄命拜菩萨，悔当尼姑剪袈裟。”当然和尚也不例外，半晚望天光，个个“苦行僧”呗。

古人有句名言：“时势造英雄。”和尚同尼姑进了佛门，也许是“时势造僧尼”。他们遭受罪恶社会的压迫与欺凌，看破红尘，便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如来佛足上。哪知入了佛门，那佛规戒律

随着来了，胜过“紧箍咒”，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违了佛规，轻则赶出山门；重则傲以禅杖，打入地藏菩萨的密室。

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是佛家对俗人打招呼，“佛门三宝殿，严禁俗人入。”“三宝殿”是指佛教徒的“佛、法、僧”三大活动场所。“佛”指和尚或尼姑登场办事的地方；“法”指佛家珍藏经书的楼阁；“僧”指和尚或尼姑睡觉的禅房。提起这尼姑“禅房”，可比和尚的更为重要，即使和尚“有事”也不能登。年轻时的林一和尚苦恋了俏丽的香火尼姑，几次深夜偷入了她的禅房约会，卿卿我我。不幸好景不长，竟被老尼发觉，好在没抓住把柄，各被赶出寺庵，换了个佛堂庙宇。这可算是“从轻发落”。

如今他们当然早失掉了青春，情芽枯萎，已是老僧老尼了，也不便多加描述了。

现在着重要提的仅是年轻和尚和妙龄尼姑，她们竟跳出了“三宝殿”中最主要一殿——禅房，能够男僧女尼有机会经常见面了。这，岂不是叫人感到奇异吗？不。也是“时势”造成的，叫做“时势离禅房”。

首先得从武威山本身谈起。武威山是南岳的衡山支峰之一，远近都传名，山峦起伏，绵连不断。密林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莽莽苍苍，气势磅礴，每隔一地都建了佛寺和尼庵，红墙绿瓦，飞檐画栋，金碧辉煌，十分壮观，香客游人络绎不绝。自从清末民初以来，“时势”变了，经常有散兵游勇和土匪强贼进山滋扰，财物被夺，尼姑遭奸。“狗逼跳墙，人逼长智”。于是寺庵长老想出了以武防匪的好办法，开办了“禅林演武堂”，聘请了武功和尚当教练。曾被赶出山门的猛和尚林一也接回来了，他号称“铁脑壳”，武术超人。香火尼姑俗名香玉，

原是湘剧有名武旦，有奇特轻功，也被请进山来，重点教了燕姑等十个尼姑。各个僧寺尼庵都挑选了年轻身健的和尚和尼姑到此学习武术。拳棍刀剑……十八般武艺，天天苦操苦练。俗话说：“记得伤疤痛，拉得铁弓开。”青年僧尼都吃过匪盗的苦头，练起武来，势不可挡，终于都成了防卫山门的能人。小和尚马伏学会铁头铁腿的硬功夫，万夫莫敌。小尼燕姑学会了轻功，身轻如燕，号称“燕子飞”；秀姑学会了双刀，刀如闪电，号称“双刀女”。匪盗从此绝迹。人们共赞：“时势造武林。”

武术练成了，男僧女尼之间的接触多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也悄悄地萌发了。

马伏与秀姑情爱缠绵。“和尚遇尼姑，干柴遇烈火”。两人终于跳出了佛门清规，终止了“苦行”生活，尝到了男女爱情滋味，立下了离佛还俗宏愿。

接着不久，“时势”更在急剧变化，僧尼们的武功要升级了，要跳上“时势造英雄”的擂台了。

话说公元一九三九年二月，叶剑英将军踏着瑞雪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南岳师古桥，参与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领导工作。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将军任副教育长。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培训了五百余名抗日游击骨干。其中就有南岳和武威山一带的青年和尚马伏、雷震威、水金彪；还有妙龄尼姑燕姑（燕子飞李燕）和秀姑（双刀女林秀英）。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小老虎，在操场上翻爬滚打，大显神通，逗得叶将军笑呵呵的，十分赞美。

叶将军当时住在南岳桔盈甫。他总喜欢到附近的大佛寺里走走，和寺里的林一和尚谈诗论文，结为好友。林一和尚办了

一个抗日刊物叫《狮子吼》。叶将军的抗日诗篇“听涛起雄心，
誓荡扶桑儿”就发表在这里，同时年轻的马伏和尚和燕姑、秀
姑两位尼姑的动人事迹，都先后刊登在这刊物上。

一篇僧尼奇传，容纳了多少风流韵事，描述了多少狂涛险
波。读者如有兴趣，请看逐回分解。正是：

传奇和尚恋佛女，
风流尼姑爱禅郎。

第一回 日本鬼疯狂扫荡新路镇 马和尚奋勇杀敌青石亭

话说公元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湘中武威山脚下的穷苦百姓按照传统风俗，摸黑早起床，家家门前都挂上葛藤，插上艾叶，系上菖蒲，有的还要吃粽子，喝雄黄酒，再在额头上用雄黄写个“王”字，说这样可以请来神将葛将军，怀“雄”胆，骑“艾”虎，手执“菖蒲”剑，为苦百姓除瘟神，斩妖魔，求得人丁清泰，乡梓平安。大家正在烧艾献酒，焚香祷告，突然见一位年轻的红脸大汉头戴遮阳帽，身系武功带，脚踏八搭麻鞋，手执一把光灿灿亮晃晃削铁如泥的大刀，像发了酒疯一样，嘶声裂喊：

“快上山啊！快逃啊！瘟神来了！魔鬼来了！”

红脸大汉哼东家，喊西家，两脚起了飘，一身汗水淋。原来是大祸从天降，国民党中央军抗日不力，节节败退，日本鬼子的扫荡大军风风火火，沿着潭衡公路冲杀过来了，离武威山脚不远了。

从潭城到街城这条公路的南段有个新路镇，镇上有百来家铺面。距离武威山的南麓不过十二华里。日本鬼子伸出“武士道”魔爪，以新路镇为中心向周围进行大扫荡，烧杀抢掠，比

瘟神还毒，比魔鬼还凶，狂叫要肃靖公路沿线进军的障碍。被焚烧的房屋，火光照红了天；大炮像千百雷公打下了地；密集的枪声比除夕的响鞭还炸；遭难的人群呼娘哭崽，齐向大山躲避。鬼子兵像洪水一样随后涌进，眼看这魔爪快要伸到武威山脚下来了，怎能不叫这位红脸大汉心急火燎呢。

武威山有四十九崖、三十六盘险径，群山拱照，古木幽深，历来就是躲兵蹇的好出处。当红脸大汉一呼唤，乡亲们立刻行动起来，赶的赶猪牛，挑的挑鸡鸭，抬的抬粮食，扛的扛箱笼，扶老携幼向大山密林逃避。

这红脸大汉是谁呢？原来他就是铁脑壳林一和尚的徒弟，姓马名伏，少年时在南岳铁佛寺受戒，烧了艾火，当了小和尚，后来在武威山当了镇守山门的武林高僧。土匪闻名就逃。今年二十七岁，长得墩墩实实，像头水牯牛般粗棒，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蟠桃，粗眉大眼，宽下巴、宽肩膀。他祖居就在这武威山下的栗木冲，从小跟祖父赛鲁达学得一手鹞子拳，练起拳来身轻如鹞，足手生风；后拜林一和尚为师，头砸岩石，脚踢沙包，苦练出两门绝招：铁头、铁腿。人称“马铁头”。他在南岳游干班训练以后，掌握了现代武器，投弹远，射击准，比赛夺魁；而且具有指挥作战的才能。刚满二十二岁，他和尼姑秀英情深意厚，不满足“禅房”约会，便毅然写了疏文，双双还俗了。秀英考进军医学校。他担任潭衡国术馆拳师。

且说马伏和尚能获得“马铁头”的称号，有他的两个故事为证。

第一个故事是“铁头砸断大墓碑”：

早前年春天，八个强盗窜进邻家的大院子，把邻舍白发老倌吊在院内拷打，逼着交出卖山货的银洋。他一见怒火中烧，

当时手中只有一把禾镰刀，强盗都有大刀，有三个还有步枪，徒手硬拼是不行的，只得心生一计，向院墙内连抛几颗鹅卵石，将强盗引出墙外。他一个“狸猫藏身”，躲进坟坑内。坟围竖了块高一丈五尺、宽四尺、厚二尺五寸的大石碑，于是他伴石碑站着。追在最前面的强盗发现了，挥刀向他砍来，只见他猛地一头砸断墓碑，顺手举起断碑，飞身一扫，把那个强盗打死在地，其余的强盗把他团团围住了。他用断碑左右前后诱打，又打翻三人。强盗头子准备用枪射击，谁知马和尚一个“鹞子穿林”，强盗头子被他一铁头碰死在地，连枪也夺过来了。紧接着武林兄弟蜂涌而来，喊声震天，经过一场混打，八个强盗全被打死。

再一个故事是“铁头砸死两匪兵”：

一年冬天，他和一位邻人去广东贩南盐，当走到郴州九九长岭山坳里，发现一伙国民党散兵游勇拦路抢劫，两个放哨的匪兵端枪将他两人拦住，逼着丢下买路钱。他向前一看，吓了一跳，树丛里躺着两具尸首，血肉模糊；路旁被抢的客商，原来是新路镇上的大樟哥，满脸挂着鲜血。事到临头，如何脱身呢？这时，他急中生智，装着拱手哈腰，满脸堆笑地说：“富爷辛苦了，几块银洋的茶钱是有的。奉送，奉送！”他边说边领着两个匪兵到盐皮箩里找银洋，乘其不备，突然一头向后砸去，只听“哇”的两声，两个匪兵的脸庞都砸成两半，立刻倒地。他马上端起枪，向其他匪兵回击，匪兵见他枪法很准，都落荒而逃，终于救了大樟哥的性命，还追回了被抢去的钱财。

马伏和尚获得“铁头”、“铁腿”的高号，有故事为证，获得华南地区运动会投弹比赛冠军和步枪射击比赛亚军，却有奖杯为凭。

一九三九年十月游干班结束了。叶剑英将军还介绍他参加中央军校短期训练班学习，他真乐得象只飞天的大鹏鸟。一位大高个教官是广东人，对学院要求很严，利刀偏要石上磨，每天三操五讲，从不马虎。他的军事技术特好，可称神枪手，手端步枪单眼吊线，略略一瞄，“啪”，半天云中一只岩鹰落地了；手枪射击更神，能在百米之外打中夜晚的香火头。尽管学习时间只十个月，学的科目可多。特别是学习了“射击学理”和“火炮弹道知识”，以及投弹、埋雷等硬功夫。俗话说，“良师出高徒。”马伏苦学苦练，怎能不在运动场上夺魁呢！

这是往事，不再繁叙。且说他今天临危不惧救护乡亲的大事。他将蓝布衲衣一脱，露出印有“潭衡国术馆”五个红字的黄背胸，凸起的上臂和胸脯都说明他是一个强者。只见他背大娘，扶大爷，挑小孩，上山又下山，不让一个乡亲丢在山脚下。

他踏看了七冲八岔，见户户都向深山老林转移了，才舒了一口气。他一个鹞子翻身飙到家里，取下家传宝刀，揣上一只铁西瓜（手雷），顺手将一串煮熟了的糯米粽子，系在武功带上，然后选择枪声稀疏的山路，向潭衡公路附近的竹山坳奔去。

原来竹山坳有他的瞎子姑妈住在那里。他的表哥在衡城铁匠店里打铁，当然来不及回家。“瞎子姑妈怎么办？”他很不放心，于是麻起胆子穿密林，摸悬崖，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的后山。

他不敢贸然下山，从崖畔竹子缝里向公路上扫了一眼：进山扫荡的鬼子兵都陆续上了大路，随着军号声，一下像蚂蚁奔坝一样，一个接一个，朝衡城方向艰难地走去；骡马驮着大炮、弹药箱缓慢地踏着铁蹄，咳咳直叫；军车从队伍身旁像飞梭一样擦过，黄尘滚滚，妖雾迷漫。再往公路两旁一看，被燃烧的

房屋还在吐着火舌；到处躺着被残杀的人们的尸体，鲜血淋漓，有的是年老的农民，有的是被强奸的妇女，还有的是吸乳奶的婴孩……惨不忍睹；被宰杀的耕牛、猪羊，仅割下几只腿肘，剩下的肋条肥肉、肠肝肚肺，都丢弃在山坡、路旁，叮满了绿头苍蝇，经烈日一烤，一股股刺鼻的血腥臭味向林中扑来。

他怒火高燃，将大刀往武功带上一插，又小心地系紧手雷，从崖畔轻轻滑下，溜到瞎子姑妈的后门口，后门敞开着。姑妈哪去了呢？他急了，一个快步跑入房内。呀！只见瞎子姑妈撒开双手倒在血泊里，挨着的是两具血糊糊、赤条条的少女尸首。可以推想到，这两个少女定是逃避到竹山坳姑妈家来的，当鬼子追上强奸两少女时，姑妈一定在拼命护着，而遭了鬼子的毒手，临死才撒开了双手。

眼见姑妈和两个少女的惨死，真叫他心如刀切，悲恸万分。他猛地跨上前去，仔细辨认。哟！这两小妹不是大芬和小芬吗？真叫人不忍心看下去。

她俩爹娘死得早，就认瞎子姑妈做干娘。两个都长得水灵灵的，像两朵含露的牡丹花。大芬今年十八岁。小芬今年十六岁。大芬经常到瞎子姑妈家来，帮着挑水拾柴，愿做儿媳妇。她说得甜，尽管张威表哥人面子长得古怪一些，土头土脑的，不那么中人意；可他是城里的巧铁匠呀，赚得钱来，心眼又实在。可是小芬的心思却不同，总望配一个美貌的如意郎君。她挑来选去，只有铁头和尚马哥好。论武艺有武艺，论枪法有枪法，还是军官学堂毕业的，运动会上得过奖。如果偶在他怀里全身都酥哩。

小芬本是长得花容月貌，有颗水晶般亮的心，悄悄把爱的种子埋在心底，经常借故到栗木冲马伏和尚家来。马伏也从小

死去了双亲，无兄无弟，没姐没妹，真是光棍和尚。小芬踏进门，便主动寻事做，找来脏衣服就洗干净，找来破衣服就缝补。饭时到了就淘米做饭，还要弄点鱼虾野味，配上两样荤菜。马哥很喜欢芬妹，把她当作亲妹妹。

早五天，她提了个小包又找和尚哥来了。她头上挽个蝴蝶髻，云鬓插支刮绒花；上身穿一件打了补丁的红荷色薄短衫；下边穿一条豆绿色紧腿裤子；打一双赤脚，摇一路花手。衫子那么窄，把个丰满的胸脯绷得突突的，叫人心醉；把个腰支束得细细的，叫人心痒。多美的曲线条！一朵牡丹花满眼都风流。

她伴在和尚哥肩旁，莺声燕语地说：“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猜猜看！”“两只小腊鱼。”“不对。”“那就是一双新布鞋。”

“也不对。”和尚哥摸摸后脑壳，“甭！我这光脑壳又呆又笨，猜不着哩！”“我知道你是只通明透亮的琉璃脑壳，早猜着了哩！”她边说边解开小包包，拿出两双八褶麻鞋，将马哥按在身边，又将新麻鞋套在他的赤脚上。“哥！合适么？”“合适合适挺合适！像套着我的脚织的。穿着它好操拳练武，真得谢谢你！”“谢么子！我会天天伴着你的！穿烂了，又给你织新的。过五天就是端午节，我还要做粽子给你吃，两个一起喝雄黄酒，你一杯，我一杯……”说罢，禁不住两颊飞红，双眼含羞。她是第一次向男伢子表示自己的热恋，也幼稚得可笑。哪知和尚哥却一旁发呆不语。使得她更加娇羞……

这时的马伏和尚心里像装进一条湘江鲤，“泼刺，泼刺”在蹦跳。多情的芬妹，又这般能干，能成为自己的妻子多美啊！可是不行呀，他今年二十七岁了，小芬芬还只十六岁的嫩水蛙哩。两个年龄，有似戴笠笠亲嘴相隔太远，何况我还出过家的。成了婚配，不免要辜负她那花容月貌、少女丰姿。同时又想到

师妹还俗尼姑林秀英，虽然她书信不通，也没有和她订下终身，可是也曾风流禅房，彼此了解，年纪相当。不过，她如今已是衡城卫生院的白衣大夫，两人还闹翻了。女人十八变，还能记得起我这师兄的旧情呢？如果师父林一和尚能凑合两句，小和尚小尼姑也许能成全美事。现在小芬芬一片痴情真意，像一根莠萝老在缠着他，又怎能硬性拒绝，去损害一颗少女的心。于是，他将粗话变成细语，带着安慰的神情说：“小妹妹，我是你的大哥哥，比你大十一岁，成了婚配，人家不会笑你是个和尚的小老婆吗？你怎么好意思呢！不如结成兄妹好啊！”

小芬芬娇羞心怯，情急口讷，呆了好一阵，才想出对答的话来，“我不嫌你年纪大。我愿意做和尚的小老婆。将来发达了，你再讨个大老婆吧！你表哥张威找了我姐姐，不也大十一岁吗？他两个多亲昵啊。姐姐还和我说了羞羞话，好有味哩。我可不告诉你了，你不像张哥爽快，要睡就睡。你呀，阿弥陀佛，到像只呆头鹅，赶也赶不动。”她边说边从小包里掏出一对龙凤小蜡烛来，恭恭敬敬地插在两支漏花烛台上，“反正今晚我不走了，点燃龙凤烛，就和小和尚洞房花烛了，嗯，就和你和尚哥洞房花烛了，学我姐姐的样子，和你在一起了！”“哟！这样偷偷摸摸不好啊！人家会讲闲话哩！”“怕什么？日本鬼子打到岳阳来了。听说小姑娘落到鬼子手里，就在露天坪里捡场，不死也要脱层皮。现在我不跟你，跟哪个？难道让我给狗吃了，给鹁鸪叼走，给那些鬼子去……”小芬芬说不出话来了，泪珠像断了线的串珠，一头偎在马伏哥的怀里。然后咽咽呜呜哭出声了。

马和尚轻轻地抚摸着小芬紧挽的蝴蝶髻，轻拂着她鬓边鹅绒似的汗毛，一时爱河轻荡，心潮起伏，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

的迷惘中，如醉如痴。面对着她那丰满的胸脯，突起的乳峰，楚楚动人的丰姿，闻着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少女特有的诱人气息，他不能不情飞意动。他两眼紧盯着这对龙凤小蜡烛，足有十来分钟了。这确是千金难买的良宵啊，怎能让它白白流逝？他心急了。他已是二十七岁的和尚了，从没爱抚过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觉得再不能坐失良机，是大胆开口的时候了。于是说：

“我的小芬芬，我答应你吧！不过，不能像你姐姐那样，偷偷睡觉，哪像个夫妻。我俩要堂堂皇皇的，举行婚礼。先在农历五月初六日办桌酒席，买两身新衣服，定下亲，然后选择吉日良辰过门。好不好呢？”

“好啊，好啊！我是你马家的人了！只要永远和哥在一起，我的胆子就壮了！”小芬芬乐得一个颈抱将和尚哥紧紧抱在怀里。春情似火。此刻的马伏，耳朵紧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听到了一颗芳心正在“扑楞楞”发跳，发出一曲曲美妙的心声。他不由得一个反手将她轻轻托起来了，手捧桃腮，舒心恣意，嘴贴嘴热烈地亲着。

是夜，小小的一对龙凤烛点燃了，那么明亮，那么璀璨。凝聚的烛花，更使人看到眼馋。两人真的睡在一起了，抚不完的温柔，说不尽的情话。好汉难过美人关。是不是真像大芬姐姐一样，提早来了个洞房花烛夜？不知道，谁能测。也许是划了条“楚河汉界”，也许是仿效着“梁祝姻缘”……

事隔仅五天，世界却变成两个样。

看今日悲惨惨，凄切切。落在马伏和尚眼帘下的，已再不是两个娇靥含春、流盼飞采的窈窕身影了，而是两具鲜血淋淋、赤身露体的女尸。说惨有多惨，说恻有多恻。他本是武林中一条汉子，壮士有泪不轻弹，现在却泪如泉注。他足上穿的是小